

中国现代文学创作选集

中国现代
独幕话剧选

1919—1949

第二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97000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997000

中国现代独幕话剧选(二)

Zhongguo Xiandai Dumu Hualu Xu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02,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3\frac{1}{2}$ 插页 1

1984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080

书号 10019·3740

定价 4.00 元

DC62/20

第 二 卷

目 次

谷剑尘

冷饭 1

金宝 23

濮舜卿

黎明 48

朋 其

刮脸之晨 56

刘大杰

枇杷巷 70

郑伯奇

抗争 91

白 薇

革命神的受难 103

敌同志 131

马彦祥

母亲的遗像 157

袁昌英

人之道 176

冯乃超 龚冰庐	
阿珍	203
宋春舫	
一幅喜神	216
陈楚淮	
骷髅的迷恋者	234
叶 秀	
阿妈退工	247
适 夷	
S·O·S	263
袁 殊	
工场夜景	277
袁牧之	
一个女人和一条狗	289
洪 深	
五奎桥	319
狗眼	370
集体创作（洪深执笔）	
走私	383
咸鱼主义	401

冷 饭

谷 剑 尘

时 间

现代

地 点

上海

人 物

谢洛英

沈佩玲

叶少卿

布 景

上海城里普通人家没有天井的一上一下房子。

正当午饭之后，洛英方在近桌的那一只方凳上洗碗筷。她年约三十左右，面貌清秀，衣服并不十分华丽，却甚整洁；使人一见可以知道她是勤于家务的妇人。

沈佩玲是分居在楼上的妇人。年约二十三、四，美丰姿，喜时髦，爱妆饰，活泼中带点妖冶，伶俐中带点骄傲；确是倾向堕落路上跑去的少奶。正是秋天已过，中秋节去，她穿上时式鲜艳华丝葛的衫裤，白丝袜，绣花缎鞋。

她缓缓走来，伸伸懒腰，立定半晌，对洛英冷笑，这一笑含着多量轻视的意思。

洛英（觉着背后有人，回过头去讲话）是你吗？

佩玲 是我。昨天晚上一点半钟才回来，今天真懒得好睡。

洛英 你刚起身吗？

佩玲 怎么不是刚起身！可是昨天在大世界玩得写意，今天还觉得腰酸，一直睡到十二点钟，娘姨闹着烧中饭，就睡不着了。

洛英 你们一去总有好些人吧？

佩玲 也没有多少人。张家的三小姐，李家的七妹，洪兴里的兰姑娘——还有三小姐的表兄，听说在洋行里做生意的王先生，一起五个人。（有意逼她）你是正经人，近来别说上游戏场，就是小麻雀也不来了。七妹所以很怪着你。

洛英 她怪我什么？

佩玲 她说你瞧不起她。

洛英 我并不瞧不起她。

佩玲 这几天她邀你打麻雀，你老是回绝她，说没有工夫，三遭两次是这样——不肯跟她在一起，不是看不起她是什么？

洛英 我有我的事情，她要怪我可见得她的多心了。

佩玲 她还叫我问你，为什么又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给她看？

洛英（把碗筷整放在桌上）我也是一本正经的待她。

佩玲 你中饭吃过了吗？（随便问一句）

佩玲 我昨天睡得迟，今天倒觉得有点不舒服，饭也吃不下——叶嫂嫂，你真会吃苦，为什么不自己舒服一点呢？

洛英 你又跟我说笑话了。你说我不会舒服，究竟是什么意思？

佩玲（指碗筷）这些麻烦事情还得自己动手。

洛英 (笑笑) 请问我不动手, 谁替我做?

佩玲 我明白了: 你们将来要金子造屋, 银子砌墙呢!

洛英 你又取笑我了。我们又不发什么洋财。

佩玲 (走近洛英, 把她的左手拿起瞧瞧, 笑了一笑)

洛英 (不懂她的意思) 什么?

佩玲 有人说你的手比面孔要老得多了, 真是的确的。

洛英 我整天到晚要料理家务, 我们自然比不得吃写意饭的。

佩玲 你为什么不讲究写意些——情愿给丈夫当丫头?

洛英 可是女人不懂得治家, 也太不成样子了!

佩玲 (反) 真不成样子了。不过我说这话是有来历的。我从前也跟你一样正派。

洛英 现在?

佩玲 现在我看出做妻子的秘诀了。

洛英 什么是做妻子的秘诀?

佩玲 三年以前我也是跟你差不多的老实人, 把自己的丈夫, 把自己的家, 比性命还要看得重——那时我们也不雇娘姨, 煮饭洗碗都是我亲手做的, 有人说我怎样贤德, 我现在想想, 反觉得可笑了。你想贤德两个字, 说得响亮些, 不过把我们做妻子的好花般的时光糟蹋了, 对女人自己只有害处。况且我们女人一有人说贤德, 就要给男人看轻, 男人在外头混混, 也决不记得家里也有年纪差不多的太太; 所以吃亏还是在女人身上。

洛英 (不做声)

佩玲 我们最要紧的就是不要做丈夫的忘记了自己妻子的年纪。

洛英 难道我们替丈夫管治家里的事情, 会把自己的年纪管

老吗？

佩玲 你不信——你瞧你自己的手就知道了。

洛英 我有点不明白。

佩玲 (心细) 我知道我们这种人不会给贤德的女人相信的。第一，我这张嘴，反反复复，尽说些不干正事的废话。

洛英 我没有说你。

佩玲 (口尖) 说我也不要紧。况且我们的交情也不算坏。

洛英 这是你误会了！

佩玲 (有机可乘) 我知道你很讲交情，你一定很相信我——今天打牌，你凑一脚好吗？

洛英 我……我……我……

佩玲 你不要推托了，爽快些吧！

洛英 打一次牌输一次，实在输得有点不放心了！

佩玲 (笑笑) 就是输点钱也用不着这样胆小。你将来手法熟了，还怕不能翻本？

洛英 (担心的说) 不瞒你讲，这两个月当中，输得要算顶利害，你一定是不信的。

佩玲 我们进出都很有限。况且你又不是输不起钱的人，何必这样担心。

洛英 你不知道的。

佩玲 叶先生是外国银行的写字，做大奶奶的也该阔一点。

洛英 (不以为然) 大奶奶？

佩玲 叶先生的进款很好，你可瞒别人，瞒不了我。

洛英 他每月不过六十几两银子的进款，你是知道的——就是我瞒你，也没有用处。

佩玲 正正经经说：今天你愿意不愿意打牌？

洛英 对不起得很——我早对你讲过了。

佩玲 输钱？翻本？你不去翻本，谁来还你？

洛英 （担心）我这几个月真太荒唐了，现在心乱得很！

佩玲 （没有听明白）你说谁荒唐？

洛英 （有愧于心）把许多钱，瞒着他，糊里糊涂花完了，这笔账我怎么交法？

佩玲 妻子把丈夫口袋里的钱用去一点，没有什么了不得。这你真是太瞧不起自己了。

洛英 （愁）我告诉你，你不明白我的意思。

佩玲 （打断她话施展口才）我懂！我懂！

洛英 他血汗换来的钱，被我无名无目的用掉了，不是很对不起他吗？

佩玲 叶先生脾气很好，你们夫妻之间又是很和睦的，多用几个钱，怕什么！男人家为了几个钱，跟妻子拚命，总是说不过去的。你到底没有做过亏心的事，输几个钱，何必怕得这种样子。

洛英 （烦恼）我很对不起她们，请你给我讲声好话，我实在有说不出的心事，不能不拒绝她们邀我打牌。

佩玲 （明知失望，却存心要挟）哈哈！你真是不够交情，我这样跟你说了，差不多不过没有跪下来，叫我怎样对她们说？她们单晓得我们同住在一起，特别要好一点，她们邀不到，我可以邀得到，所以今天托我再来邀你。既然如此，我也不必跟你讲废话了。（有心吓她，冷笑几声）叶嫂嫂！你真是一位厚道的女人，贤德的妻子，你一辈子在家里不闹笑话，就好了！

洛英 （刚说到心上事，因她说话尖刻，不免微愠）我也不见得有什么把柄落在你手里！（不是自信，只是壮胆）你们也不能

怎么样!

佩玲 (霎时翻脸) 你……你不留我面子, 我许有对不起你的地方。(走) 从今往后, 大家不认识, 不招呼, 不见面, 不讲话!

(停) 你说什么把柄要落在我的手里, 我决不轻轻放过你……

洛英 (倒有点着急) 玲妹! 玲妹!

佩玲 不用多讲了!

洛英 (到底忠厚, 急得要哭, 一时恨恨, 破口而出) 都……是你……引诱……我, 骗我去赌钱……

佩玲 (停住) 上海地方, 这算不了什么! 不过你说我诱骗你, 这句话倒要问过明白。我看我自己还不象十分坏的坏女人, 上海头等阔人家的小姐也还相信我; 你今天讲这话未免太岂有此理了!

洛英 (怒) 你不用辩护自己短处……

佩玲 你是没有短处的。

洛英 你把清白规矩的人弄得拖泥带水……

佩玲 也要你自认清白的女人自己愿意。

洛英 我当初以为你是好人。

佩玲 你现在把我看得这样坏, 还有什么用处?

洛英 我只悔我一时糊涂, 会上你的当, 受你的欺诈……瞒着他, 把他的积蓄都用完了!

佩玲 不错! 你当初叫我守着秘密, 不要给叶先生知道, 今天你这样发脾气, 我倒要跟叶先生评一评理, 看他说是谁的不是。我不瞒半丝儿告诉他, 叫他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那个时候, 你想在家里等得住, 府上还能风平浪静, 过些安稳日子, 才显得你的真本事了! (干笑) 叶嫂嫂! 你真犯不着这种样子。

洛英 (动容) 唉——

佩玲 况且你还有两只戒子押在我这里，我要在叶先生面前说穿，你更加不能过好日子了。（看是心善，其实恶极）可是我决不这样坏法，我为着过去的交情，决不使你在男人面前为难——老实说：你我都是女人，我不忍心这样胡做。

洛英 你不肯胡做吗？

佩玲 （走近笑笑，可知她是假与决裂）你想我的脾气可笑不可笑？怎么一回儿把话说错了！你见怪吗？

洛英 （垂头）我怪我自己。

佩玲 你千万别动肝火，你这件事情闹得不算小，叶先生是一身俭朴的人，他知道了，一定难收拾的。男人家的脾气我比你懂得多，他们待女人要好的时候，好到说不出的地步，可是一见女人家稍为有点委屈他，他便不肯放过了。我们先生就是这种脾气，幸而我会调度，不怕他怎样。

洛英 （坐在一旁，也觉气平）你不告诉他了吗？

佩玲 我不过跟你说句笑话罢了，我告诉他，于我有好处吗？

洛英 自然于你没有好处，不过我……

佩玲 你怎么？

洛英 不过我觉得打麻雀拉脚象你这种样子也是少见的。

佩玲 （这种地方含笑，方始见她能干）叶嫂嫂，我早给你说过，我向来是给人家取笑的人——我也计较不了什么。在别人看起来，以为我这女人脸厚，其实还是忠厚的地方，你不相信吗？（做一个狐媚的身段）

洛英 （婉然）我也没有什么。不过我偷偷地赌钱，把他积蓄的血汗钱化完，千万要守秘密。假如被他知道了，你想我还能做人吗？无论怎样说法，妻子用丈夫几个钱，算不得什么，我用在这种不正当的事情上头，终究对不起他。

佩玲 我……我答应你守秘密，我虽然不能说有良心，我决不愿意为了小小一事情上头，抓破了面皮，告诉叶先生，叫你们的家庭不安。

洛英 唉——不知还有翻身的日子没有？

佩玲 所以不怕你输怕了，今天还来拉你去打牌。

洛英 这时候我心里乱得很！

佩玲 你不想翻本吗？

洛英 （看她是无用之人）我想翻本，就是不能全数赢回来，得赢到了半数，对我们先生的地方，还可以交待得下，可是很难的事，怎样办得到呢？

佩玲 这个你犯不着担心，我虽然不够交情，也得帮你的忙。

洛英 （信她一片真心）不过我不该瞒他，瞒他到底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佩玲 你想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告诉他吗？

洛英 我……我想告诉他。

佩玲 你自己亲口告诉他吗？

洛英 我亲口告诉他。

佩玲 你还是将来告诉他，还是今天告诉他。

洛英 你想今天告诉他好吗？

佩玲 （故意替她担心）今天告诉他，这未免太早了，况且你又是老实人，说话说得不要当，反而使他更起疑心了。你告诉他无非要叫自己良心无愧，可是你这样老实不客气，连弯都不转一个的对他说，你自己的错处如何能遮盖过去。这还不算，还要叫你们叶先生为了这事生气，夫妻之间翻了脸，你为的要使良心无愧，见着这种情形，你的良心，未必可以无愧了。你应该好好想个法子，你要想个告诉了使他不生气，

不闹脾气的法子。

洛英（全无办法）今天不对他说明，作兴他过一天要查看银行里的存款，那更难对付了。

佩玲 叶先生时常盘问你吗？

洛英 那可没有！

佩玲 既然没有时常盘问的事情，你益发可以放心——叶先生总不见得好象已得着你用空他的存款消息，向来不来盘问的，如今忽然来盘问你了。

洛英 玲妹的意思，叫我不要先就告诉他吧？

佩玲 你不妨先探听他的口气，可是你决不会那么样干的。

洛英（自己承认）我不会！

佩玲 那末，你现在还是不要提起这件事的好，省得闹翻了，面上不好看。反正这件事只有你我两个人知道，没有第三个人。你不告诉他，我也不告诉他，他十年百年还是蒙在鼓里，这么长久的日子当中，你就可以舒舒服服设法子来弥补。你依旧做出没有这事的樣子跟我们在一起，将来作兴打牌可以翻点本，彩票中个头奖，买的交易所股票也涨了价了。到了这个时候，你恐怕要不认识我们了。

洛英（昏）发财？

佩玲 我们女人不该发财吗？

洛英（伤心）但是你不晓得我在彩票上头已经花了不少钱了。

佩玲 多少？

洛英（凄凉）一共用去一百五十几块钱，连小奖都没有得过。

佩玲 唔——这一点点有什么稀奇，我买彩票用掉的比你要好，好加上一倍呢。

洛英 我自然不能跟你比的。

佩玲 你不是还有五十几股股票吗？

洛英 (伤心) 有的。

佩玲 模范物品交易所的股票这几天行情俏得很，听说十二块半一股的，现在已经涨到十九块了，我昨天因为要钱用，卖掉了十股。

洛英 模范交易所的股票自然靠得住，不过我只买了十几股，上个月早卖掉了。

佩玲 还有其余的呢？

洛英 (叹气) 其余的呢都是倒掉的公司，一……一个钱也不值的了！

佩玲 (假意表个同情) 唉——叶嫂嫂的运气也太坏了。前天三小姐说：你脸上有条纹生得很不好，应该破点财，将来你交了别的运是了不得的。三小姐的父亲是考究相术的，这话一定不假吧！

洛英 我向来不相信这种东西。

佩玲 我很相信她的话，上月她给我看了一个相，准极了。她说我“帮夫运”很好，上月我们先生从汉口贩“黑饭”到上海，赚了千把块钱，不是给她猜着了吗？

洛英 这种买卖是很危险的？

佩玲 也没有什么危险。(得意) 在长江船上做事情谁不靠这注生意！喔！谈了半天，把正经事忘了，我劝你还是照常跟我们打牌去吧。(走)

洛英 我不瞒你说——我没有钱！

佩玲 那不要紧！(立定) 我给你想法子。我去换换衣服，再去拉两位姊妹来。(进去了)

洛英 (自言自语) 这件事究竟怎么办？自己做了亏心事，过后

想想，总觉太不上算——不过照她所说的话，不能说全没道理，假如我一味不理她们，她们惯会掀波作浪，把我们两个人的爱情破坏了，难说的。（低首）其实不要她们来破坏，我自己已经破坏了！（想念一番）倒不如顺水推舟，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吧！丈夫辛辛苦苦积下来的钱……（突被敲门声惊醒。问）谁？

门外的声音 房钱——收房钱的！

洛英（低声自语）收房钱的来了！（无法可想，只得敷衍）过一天来收吧！今天先生不在家，没有预备！

〔那门外的人嘴里叽哩咕噜了一阵走了。〕

〔洛英立起身沉思半晌。〕

洛英 我怎么弄得一点主意都没有了？付房租的钱一个也没有备，怎么办呢？（心口自问）我真对不起少卿！（佩玲换好了衣服，下楼来了）

佩玲 刚才打门的是谁？不是有人来招呼去打牌吗？

洛英（无心意）收房租的。

佩玲 收房租的？不错！我真糊涂了，我们的房租还没有给你。（顿）九块六角！叶嫂嫂！上回在李小姐家打牌，你短我五块钱，我就在房钱上扣了，还要付给你四块六角。（开门出去，一路听她雇车的声音）

洛英（默然半晌）……弄到这步田地是想不到的，叫我怎样对付收房租的？……我想还是老老实实告诉了少卿……我们两人的爱情并不算坏，也许他听了一番话，因我一时之差，可怜我，不致使我为难……我一定自己告诉——我今天就告诉他——不说，多瞒一天，多增一天罪孽。佩玲的话哪可相信……唉！我的一生完了，不知如何会这样糊涂，做这样

荒唐的事情？一个人想发财为的是什么？我是上了发财的当了！

〔这时她的丈夫少卿刚推门进来，他年近四十左右，衣服朴素，面貌和善，我们但看了他额上眉梢，可以看出他是十分忠厚规矩的人。他穿一件湖绉长衫，大袖纱褂，登着草履。并无胡子，不象政客。

〔今天他回家来不知如何与往昔大不相同：他好象精神上受过很大的刺激，有点萎靡不振的样子，皱着眉头，甚是稳重，又好象有很大的事情刚刚经过。

〔他进门来，第一件事是放下带来的纸包，第二是看了洛英一眼，这都是平日的规矩。但今天少了向洛英看一眼，可以知道他有心事。

洛英 （问）回来了？

少卿 （坐下）回来了！

洛英 （不懂）怎么你回来得这样早？

少卿 （眉头的表情）心里不很舒服。

洛英 你病了吗？

少卿 没有。不过我心里气得很。

洛英 什么事？（走去打开纸包，里面是两只罐子）怎么？你中饭还没有吃过？

少卿 （叹了一口气）此刻受了气，吃不下饭！

洛英 许是你胃口不好，吃不下冷饭，我给你换热的。

少卿 （拒绝）不必。我吃了十几年冷饭，不觉得什么，今天难道会真吃不下？你用不着费心了，我是不愿意吃，让我等一等。

洛英 （完全莫名其妙，走近）等一等？可是你又不是病了，为